三春荠菜饶有味

◎王树贵(江苏仪征)

说到底,我对春天的向往聚焦在荠菜上。那树树繁花,枝枝嫩叶,我也爱的,只是最念着盼着的是这不起眼的护生草。

二十岁之前,我生活的里下河平原,田间地头,一到春二月,荠菜不稀奇,只有隔壁二奶奶喜欢应季采些荠菜回来,炒了吃。野生的,物资匮乏的年代,搁的盐油少,我的胃不买纯天然的账,一吃就吐酸水,害得我多年不近荠菜。

又识荠菜是在朋友工厂的内部食堂。请我做事,任务急,一不留神就到了饭点。要去饭店,我不肯,就到了食堂。好家伙,几大盘炒菜之后,来了一道青碧碧的蔬菜,夹杂着不知是何物的白条条,养眼又有气场,瞬间成为餐桌上的中心。厨师老魏说:“王老师,这个菜您尝尝,肯定喜欢。”是吗?我将信将疑地夹了一筷子,鲜、脆,有药香。嚼两下,温润定心,好吃。当老魏告诉我这是荠菜时,我压根儿不信。印象里的荠菜,颜色深一些,筋骨老一些,糙一些,吃到嘴里干涩干涩的。

是我误解了。人有年龄,菜有节令,时蔬就是这个意思。荠菜在最好的季节采摘来,也是青翠欲滴嫩呵呵的。白条条是咸肉,肥的,现在人怕三高,多不吃,其实是没有找到最佳搭档。肥腻的咸肉切成一指宽、寸把长,油锅煎炸,出油,佐以荠菜,大火爆炒,掂三两下,出锅,就是这样华丽丽的美味。素颜荠菜不动声色就收服了老肥肉。

自此爱上荠菜。春天来临,下晚班会拐到城郊的农贸市场门口。那个点,提篮小贩可以在外面卖菜。蹲在那挑挑拣拣,和卖菜人拉呱两句,是我喜欢的烟火味道。眼睛寻觅那些卖菜人自己挑的荠菜,遇见,买一些回去,荠菜炒鸡蛋、凉拌荠菜、荠菜豆腐汤、荠菜摊饼……怎么吃都可以。野生荠菜采集天地灵气,吸取日月精华,品尝的是自然精髓。每一次吃,都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。

我喜欢吃饺子。有时候忙起来没时间包,就在熟悉的手工水饺店定。荠菜上市的时候,总要专门定一些荠菜馅饺子存放冰箱。家人不回家吃饭,就为自己煮上一碗,不蘸任何佐料,细致品尝,是我宁静又安稳的幸福时光。包水饺的大妈总是提醒我,还有多少多少天,荠菜就老了,吃不上了。唯有易逝,倍加珍惜。若无冷藏,一年内能吃上荠菜饺子的时间不多于两个礼拜。

对荠菜的念念不忘,还缘于一次乡村偶遇。在靠近扬州的陈集镇,我尝到了至今惦记的荠菜驴打滚:拳头大,外层裹着的不知是不是糯米粉,极薄,油炸至金黄,咬一嘴,空脆,怀疑是不是一个气泡,里面包的全是荠菜,细碎,看不到任何配料,鲜美无比。那一刻,我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只晓得叫荠菜驴打滚,做法、用料,店家保密,家传手艺,概不泄露。一盘六只,我一人干掉四只。

平常日子,想起那几只金玉其外碧玉其中的荠菜驴打滚,我就想笑。还别说,荠菜这村姑,打扮起来,绝对大牌。春已浓郁,我得再走一趟陈集,不吃一次荠菜驴打滚,怎能证明我经历了这个春天。

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作画题诗:“三春荠菜饶有味,九熟樱桃最有名。”我这个老乡,懂吃,算一枚吃货。

春天最惬意的事

◎李星涛(安徽五河)

对我来说,春天最惬意的事情就是中午晒晒太阳。

吃完中饭,搬把椅子,懒懒地坐在封闭的阳台上。不开窗户,只让阳光钻过玻璃,一粒粒爬进来。这时候,最好是哪一扇窗户边儿有一缕细长塑料袋儿飘着,窗外那若有若无的风就会把它当成乐器,抑扬顿挫地演奏出动听的乐曲来。你尽可以闭上眼睛,带着饱饭后的慵懒,静静地等候着阳光爬上身来。此时,倘若用眼睛的余光来看阳光,你会发现原来阳光并不是白花花的颜色,而是带着煤油灯灯光一样的橘黄,光亮亮地漫过睫毛的栅栏,流进眼里去。你什么都可以想,也可以什么都不想,任凭脑袋挤满内容却不用深思,抑或完全放空。

一开始,阳光只是像老人的目光,轻轻地在身上抚摸着。渐渐地,这抚摸发散开了,像是有无数执著的蚂蚁,硬是往棉袄里钻。你分明感到自己的脸上也有蚂蚁在爬,那细小的爪子沙沙地爬过来,爬过去,像蹑手蹑脚的春雨走过一片空地。还有几只蚂蚁,悄悄地离开队伍,找片地方停了下来,不是休息,而是使劲抓挠,像是在挖寻过去埋藏下的宝贝。不出十几分钟,那部分被抓挠的脸就会潮红起来,宛若几大杯酽茶过后的迷醉。我想到了躺在暖阳下的泥土,想到了泥土中耕耘不辍的蚯蚓,想到了温泉里被一群热带小鱼咂啜的麻和痒,想到了被一曲喜欢的乐音泡透后的酥软。这样漫无边际地想着,心里似有无数念头开始膨胀,纷纷冒出嫩芽儿,向上钻,光亮嫩绿的一大片,让我这个男人第一次体会到了做母亲的慈祥与温情。

除了把自己晒足太阳,我没有忘记我的被子,我会把被子晾晒到阳台外面的栏杆上。棉被在阳光中温和地晒了一天,蓬松开来,铺上床后,床也高了半尺。晚上把自己交给吮吸饱阳光的棉被,先屏住气闻一闻,阳光的味道在身边浅浅地荡漾着,就像是孩子围嘴上的乳香。然后伸开四肢,坦然地躺在被下。那棉被盖在身上,根本就不像棉花,而像八月淮北平原上空雪白的云朵,蓄满了阳光,软软的、暖暖的。身置其中,仿佛中午沐浴的阳光又包裹在身上。

青青春韭香

◎田雪梅(甘肃金昌)

春阳暖意融融,韭菜迫不及待地拱出土层,迎风就长,见雨一下就蹿出一截。

记得上小学时,我曾写吐绿的韭菜是春天的使者,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。母亲常说韭菜很皮实,只要根在,第二年就最先长出来。果不其然,母亲侍弄的菜园里最先有了绿意的便是韭菜。浇点水,韭菜就像婴孩一样,一天一个样。春韭难道不是春的使者吗?

初春的韭菜身形纤细,柔嫩嫩,翠生生。

俗语云:“正月葱,二月韭。”母亲拿把剪子剪下韭菜,第一茬几乎是挨着地面剪的,母亲说第一茬剪得越低,第二茬长得越茁壮。重长出的韭菜果然叶如翡翠,根如白玉,一改往日细长纤秀婀娜窈窕的身形,颜色也由嫩变深。

照例,母亲把氤氲着辣香味的韭菜冲洗干净,沥水,切碎,炒鸡蛋拌馅,和面擀成一个个小面饼,放馅,一折一捏包成韭菜盒子,捏的褶子犹如精巧的花边。炸熟的韭菜盒子外面金黄酥脆,咬一口,辣乎乎,香喷喷,鲜香馥郁,唇齿满香。

小时候,被称为“春天第一菜”的韭菜被母亲变着花样做给我们吃。尽管春耕使母亲早出晚归,累得精疲力竭,但母亲在天蒙蒙亮时轻手轻脚地起床,把包饺子的面和好,在菜地里剪一股鲜嫩细长的韭菜,拌馅。睡梦中的我们常被饺子馅的香味唤醒。

母亲从地里回来已是夜幕降临,看着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还要为我们包饺子,我和哥哥似乎在一瞬间长大了。哥哥自告奋勇地踩个板凳擀饺子皮,尽管擀得薄厚不均,也不够圆,但母亲鼓励我们一回生,二回熟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一手拿饺子皮,一手拿筷子放点馅,两边轻轻对折,把两边捏在一起,我努力了好久,才捏出了几道像样的褶。母亲放慢速度教我包了几种样子的饺子:小金鱼状的、元宝形的、月牙形的,尽管我捏得歪歪扭扭,饺子包成了四不像,母亲依旧微笑着表扬我。

又是一年春韭香,我给母亲打电话,聊起了乡下院里的韭菜,母亲惋惜地说如果她不进城,我们就能年年吃到她种的春韭了……聊着聊着,儿时母亲为我们炸韭菜盒子的香气似乎又扑面而来……

青青春韭,悠悠母心!

本报地址: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: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(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) 广告许可证:002 邮编:467002 零售价:每份1.5元
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 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:1:50 印完:4:20